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八

吳都文粹續集　　　　總集類

提要

臣等謹案吳都文粹續集五十六卷補遺二卷明錢穀撰穀字叔寶長洲人是書乃續宋鄭虎臣吳都文粹而作朱彝尊詩話稱穀貧無典籍遊文徵明之門日取插架書讀之手抄異書最多至老不倦傚虎臣文粹輯成續

編聞有三百卷其子功父繼之吳中文獻藉
以不墜云云所稱卷數與此不符疑合功父
續編言之或殺舊稿原有此數後復加删汰
以成今本彞尊乃據其初稿言之歟此本第
五十三卷五十四卷俱佚第五十卷亦有殘
缺檢勘他本並同流傳既久不免脫遺已非
完本其中所標二十一門分類亦多未確蓋
能博而未能精者然書中所載自說部類家

詩編文稿以至遺碑斷碣無不甄羅其採輯之富視鄭書幾增至十倍學者欲徵文考獻要必於是乎取資焉乾隆四十三年七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吳都文粹續集卷一

明 錢穀 編

吳都賦　　左思

東吳王孫囅然而咍曰夫上圖景宿辨於天文者也下料物土析於地理者也古先帝代曾覽八紘之洪緒一六合而光宅翔集遐宇鳥策篆素玉牒石記烏聞梁岷有陟方之館行宮之基歟而吾子言蜀都之富禺同之有瑋其區域美其林

61927

藪矜巴漢之阻則以為襲險之右徇蹲鴟之沃則以為世濟陽九齷齪而筭固亦曲士之所嘆也旁魄而論都抑非大人之壯觀也何則土壤不足以攝生山川不足以周衛公孫國之而破諸葛家之而滅茲乃喪亂之丘墟顛覆之軌轍安可以儷王公而著風烈也玩其磧礫而不窺玉淵者未知驪龍之所蟠也習其敝邑而不覩上邦者未知英雄之所躔也子獨未聞大吳之巨麗乎且有吳之開國也造自泰伯宣於延陵蓋端委之所彰高節之所興建至德以創洪業

世無得而顯稱由克讓以立風俗輕脫躧于千乘若牽
土而論都則非列國之所觖望也故其經畧上當星紀
拓土畫疆卓犖兼并包括於越跨躡蠻荆婺女寄其曜
翼軫寓其精指衡岳以鎮野目龍川而帶坰爾其山澤
則嵬嶷嶢屼㠑㟪㠓嶱崛𡾊濆瀰泮汗滇溷淼漫或涌川而
開瀆或吞江而納漢磈磈磈磈滮滮浙浙礉硿乎數州
之間灌注乎天下之半百川派别歸海而會控清引濁
混濤并瀨濆薄沸騰寂寥長邁濞焉洶洶隱焉礚礚出

乎大荒之中行乎東極之外經扶桑之中林包暘谷之
滂沛潮波汩起迴復萬里歊霧漨浡雲蒸昏昧泓澄奫
潫澒溶沆瀁莫測其深莫究其廣澶湉漠而無涯惣有
流而為長瓌異之所叢育鱗甲之所集往於是乎長鯨
吞航修鯢吐浪躍龍騰蛇蛟鯔琵琶王鮪鯸鮐鮣龜鱕
鯌烏賊擁劍鼅鼊鯖鰐涵泳乎其中葺鱗鏤甲詭類舛
錯泝洄順流噞喁沉浮鳥則鶤雞鸀鳿鸘鵠鷺鴻鶢鶋
避風候鴈造江鸂鶒鷛鶏鸛鶴鶖鶬鸛鷗鷁鸕氾濫乎

其上湛淡羽儀隨波參差理翮整翰容與自玩彫啄蔓
藻刷盪漪瀾魚鳥聱耴萬物蠢生芒芒黖黖慌罔奄欻
神化翕忽函幽育明窮性極形盈虛自然蚌蛤珠胎與
月虧全巨鼇贔屓首冠靈山大鵬纘翮翼若垂天振盪
注流雷抃重淵殷動宇宙胡可勝原島嶼綿邈洲渚憑
隆曠瞻迨遞迴眺冥濛珍怪麗奇隙充徑路絕風雲通
洪桃屈盤丹桂灌叢瓊枝抗莖而敷蘂珊瑚幽茂而玲
瓏層岡重阻列真之宇玉堂對霤石室相距藹藹翠幄

鏤於夏鼎其竹則篔簹箖箊桂箭射筒柚梧有篁篻簩有叢苞筍抽節往往縈結緑葉翠莖冒霜停雪橚矗森萃蓊茸蕭瑟檀欒蟬蜎玉潤碧鮮梢雲無以踰嶰谷弗能連鸑鷟食其實鵷鶵擾其間其果則丹橘餘甘荔枝之林檳榔無柯椰葉無陰龍眼橄欖棎榴禦霜結根比景之陰列挺衡山之陽素華斐丹秀芳臨青壁系紫房鷓鴣南翥而中留孔雀綷羽以翺翔山雞歸飛而來棲翡翠列巢以重行其琛賂則璣瑤之阜銅鍇之垠火齊之

寶駭雞之珍賴丹明璣金華銀樸紫貝流黃縹碧素玉
隱賑崴嵬雜插幽屏精曜潛頴若陊山谷碕岸為之不
枯林木為之潤黷隋侯於是鄙其夜光宋王於是陋其結
緑其荒服譎詭則有龍穴內蒸雲雨所儲陵鯉若獸浮
石若桴雙則比目片則王餘窮陸飲木極沉水居泉室
潛織而卷綃淵客慷慨而泣珠開北戶以向日齊南冥
於幽都其四野則畛畷無數膏腴兼倍原隰殊品窊隆
異等象耕鳥耘此之自與穑秀菰穗於是乎在煮海為

鹽採山鑄錢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縣徒觀其郊
隧之內奧都邑之綱紀霸王之所根柢開國之所基址
郛郭周匝重城結隅通門二八水道陸衢所以經始用
累千祀也憲紫宮以營室廓廣庭之漫漫寒暑隔閡於
邃宇虹蜺回帶於雲館所以跨跱煥炳萬里也造姑蘇
之高臺臨四遠而特建帶朝夕之濬池佩長洲之茂苑
窺東山之府則瓌寶溢目覜海陵之倉則紅粟流衍起
寢廟於武昌作離宮於建業闤闠之所營采夫差之

遺法抗神龍之華殿施榮楯而捷獵崇臨海之崔嵬飾
赤烏之韡曄東西膠葛南北崢嶸房櫳對櫎連閣相經
閽闥譎詭異出奇名左稱彎碕右號臨硎彫欒鏤楶青
瑣丹楹圖以雲氣畫以仙靈雖兹宅之夸麗曾未足以
少寧思比屋於傾宮畢結瑶而構瓊高闈有閌洞門方
軌朱闕雙立馳道如砥樹以青槐亘以緑水玄蔭耽耽
清流亹亹列寺七里俠棟陽路屯營櫛比解署棊布横
塘查下邑屋隆夸長千延屬飛甍舛互其居則高門鼎

貴魁岸豪傑虞魏之昆顧陸之裔岐嶷繼體老成奕世
躍馬疊跡朱輪累轍陳兵而歸蘭錡内設冠蓋雲蔭閭
閻闐噎其隣則有任俠之靡輕訬之客締交翩翩儐從
奕奕出躡珠履動以千百里讌巷飲飛觴舉白翹關扛
鼎拚射壺博鄱陽暴謔中酒而作於是樂只衎而歡飫無
匱都輦殷而四奥來暨水浮陸行方舟結駟唱櫂轉轂
昧旦永日開市朝而並納橫闤闠而流溢混品物而同
廛并都鄙而為一士女佇眙商賈駢坒紵衣絺服雜沓

從萃輕輿按轡以經隧樓船舉颿而過肆果布輻湊而
常然致遠流離與珂珬纚賄紛紜器用萬端金鎰磊砢
珠琲闌干桃笙象簟韜于筩中蕉葛升越弱于羅紈儸
譶澩漻交貿相競諠譁喤呷芬葩蔭映揮袖風飄而紅
塵晝昏流汗霡霂而中逵泥濘富中之甿貨殖之選乘
時射利財豐巨萬競其區宇則并疆兼巷矜其宴居則
珠服玉饌趫材悍壯此焉比廬捷若慶忌勇若專諸危
冠而出竦劍而趨扈帶鮫函扶揄屬鏤藏鍦於人去戚

自閶家有鶴膝户有犀渠軍容蓄用器械兼儲吳鈎越
棘純鈎湛盧戎車盈於石城戈船揜乎江湖露往霜來
日月其除草木節解鳥獸腯膚覩鷹隼誡征夫坐組甲
建祀姑命官帥而擁鐸將校獵乎具區鳥滸狼䐶夫南
西屠儋耳黑齒之酋金鄰象郡之渠驫駥飍矞靸霅警
捷先驅前塗俞騎騁路指南司方出車檻檻被練鏘鏘
吳王乃巾玉輅軺驌驦旂魚須常重光攝烏號佩干將
羽旄揚㽇雄戟耀芒貝冑象弭織文鳥章六軍袀服四

騏龍驥峭格周施罿罻普張畢罕琑結罠蹏連綱阹以
九疑禦以沅湘轞軒蓼櫌穀騎煒煌袒裼徒搏拔距投
石之部猿臂駢脅狂趭獷猤鷹瞵鶚視趬趯踫躍若離
若合者相與騰躍乎莽㝠之野干鹵殳鋋暘夷勃盧之
旅長殺短兵直髮馳騁儇佻坌並銜枚無聲悠悠旆旌
者相與聊浪乎昧莫之坰鉦鼓疊山火烈熛林飛爓浮
烟載霞載陰莅擸雷硠崩巒弛岑鳥不擇木獸不擇音
虩䖘飀頹麋麖驚六駮追飛生彈鸞鵜射猱挺白雉落

巂笑而被格屠巴蛇出象骼斬鵬翼掩廣澤輕禽狡獸周章夷猶狼跋乎紭中忘其所以睒睗失其所以去就魂褫氣懾而自踢跌者應弦而飲羽形僨景僵者累積而增益雜襲錯繆傾藪薄倒岬岫岩穴無豣豵翳薈無麛翾思假道於豐隆披重霄而高狩籠烏兔於日月窮飛走之棲宿嶰澗闃岡岵童罾罘滿效獲衆迴範乎行睨觀魚乎三江汎舟航於彭蠡渾萬艘而既同弘舸連舳巨艦接艫飛雲蓋海制非常模疊華樓而島峙時彷彿

於方壺比鷁首而有裕邁餘皇於往初張組幃搆流蘇
開軒幌鏡水區篙工檝師選自閩禺習御長風狎玩靈
胥責千里於寸陰聊先期而須臾櫂謳唱簫籟鳴洪流
響渚禽驚弋磻放稽鶂鵰虞機發留鵜鸛鈎餌從横網
罟接緒術兼詹公巧傾任父筌絙鱛麗鱨魦罩兩魪罺
鰝鰕乘鱉黿鼉同罘共羅沉虎潛鹿馬龓倨束徽鯨輩
中于羣犗攙搶暴出而相屬雖復臨河而釣鯉無異射
鮒於井谷結輕舟而競逐迎潮水而振緡想萍實之復

形訪靈夔於鮫人精衛銜石而遇繳文鰩夜飛而觸綸
北山亡其翔翼西海失其遊鱗雕題之士鏤身之卒比
飾虯龍蛟螭與對簡其華質則亂費錦縟料其虓勇則
鵰悍狼戾相與昧潛險搜瓌奇摸蝳蝐捫觜蠵剖巨蚌
於回淵濯明月於連漪畢天下之至異訖無索而不臻
溪壑為之一罄川瀆為之中貧哂澹臺之見謀聊襲海
而徇珍載漢女於後舟追晉賈而同塵汨乘流以砰宕
翼颸風之䫻䫻直衝濤而上瀨常沛沛以悠悠汔可休

而凱歸揖天吳與陽侯指包山而為期集洞庭而淹留數軍實乎桂林之苑饗戎旅乎落星之樓置酒若淮泗積肴若山丘飛輕軒而酌綠酃方雙轡而賦珍羞飲烽起釂鼓震士遺倦衆懷欣幸乎館娃之宮張女樂而娛羣臣羅金石與絲竹若鈞天之下陳登東歌操南音胥陽阿詠韎任荆豔楚舞吳歈越吟翕習容裔靡靡愔愔若此者與夫唱和之隆響動鍾鼓之鏗耾有殷坻頹於前曲度難勝皆與謠俗汁協律呂相應其奏樂也則木

石潤色其吐良也則淒風暴興或超延露而駕𦫿或踰
渌水而采菱軍馬弭髦而仰秣淵魚竦鱗而上升酣湑
半八音并懽情留良辰征魯陽揮戈而高麾回曜靈於
太清將轉西日而再中齊既往之精誠昔者夏后氏朝
羣臣於兹土而執玉帛者以萬國蓋亦先王之所高會
而四方之所軌則春秋之際要盟之主闔閭信其威夫
差窮其武內果伍員之謀外騁孫子之奇勝強楚於柏
舉棲勁越於會稽闕溝乎商魯爭長于黃池徒以江湖

險陂物產殷充繞霤未足言其固鄭白未足語其豐士有陷堅之銳俗有節槩之風睚眦則挺劍喑嗚則彎弓擁之者龍騰據之者虎視麾城若振槁搴旗若顧指雖帶甲一朝而元功遠致雖累葉百叠而富強相繼樂滑衍其方域列仙集其土地桂父練形而易色赤須蟬蜕而附麗中夏比焉畢世而罕見丹青圖其珍瑋貴其寶利也舜禹游焉没齒而忘歸精靈留其山阿翫其奇麗也剖判庶士商搉萬俗國有鬱鞅而顯敞邦有湫

阨而蹉跼伊兹都之函弘傾神州而韞櫝仰南斗以斟酌兼二儀之優渥由此而揆之西蜀之於東吳小大之相絕也亦猶棘林螢燿而與夫𣙜木龍燭也否泰之相背也亦猶帝之懸解而與桎梏踬𡢃也庸可共世而論巨細同年而議豐确乎暨其幽遐獨邃寥廓閉奥耳目之所不該足趾之所不蹈倜儻之極異譎詭之殊事藏埋於終古而未寤於前覺也若吾子之所傳孟浪之遺言畧舉其梗槩而未得其要妙也

左思字太冲齊國人少博覽文史欲作三都賦乃詣著作郎張載訪岷卬之事遂搆思十稔門庭藩溷皆著紙筆遇得一句即疏之徵為秘書賦成張華見而咨嗟都邑豪貴競相傳寫三都者劉備都益州號蜀孫權都建業號吳曹操都鄴號魏思作賦時吳蜀已平見前賢文之是非故作斯賦以辨衆惑

弔闔閭賦　王鏊

昔闔閭之霸吳兮卒託體乎兹丘慨往跡之日湮兮曾

不可乎復求峯巒紛其環合兮浮屠臺殿鬱以相摎叶
忽平罔之析裂兮劍池𥥛淵淪而深黑俯莫測其所窮兮
仰不見乎白日兩崖嶔崟而闢噣兮又巉岩而斗絕信
天造之險巇兮為神怪之窟穴將舉首而闖其淺深兮
先魂驚而憏栗彼呂政之雄哮兮力驅石而填海將破
山而求之兮藐不知其所在宜元之之不信兮謂往牒
之我紿歲正德之協洽兮劍池忽焉其枯涸何昔日之
𥥛淵淪兮今山徑之磽确伊水旱之常數兮非予人之所

因茲丘而增慨

吳子城賦

每過吳故墟未嘗不慨想其盛而悼其衰也故為之賦

泰伯遺墟于將故里臺閣翬飛冠蓋鱗次喟彼荒郊羌何為乎城之裏但見愁煙鬱彡而四積悲風慘而時起頹墉突阜剩水殘濠野雉朝雊鵂鶹夜號沉牙折戟墮珥遺翹漸漸惟麥之秀離離彼稷之苗父老告予曰此吳

王之遺宮也方吳盛時志大功高入楚柏舉敗越夫椒城規方於八卦門借擬於三朝跨長洲之茂苑館苧蘿之艷妖帶以錦帆之涇壓以金母之橋奚有涼臺溫室鏤楹繡栭風亭月榭碝壁椒塗飾以璆琳琅玕間以木難珊瑚鳴佩皂蓋高冠鵕䴊自謂百世君之豈意至於是耶吳祿既更歷代崇飾春申桃夏秦皇刻石危亭岌夷雕闌紆直齊雲之樓凝香之室木蘭之堂交映翕赫疊石則巀嶪嶕嶢鑿沼則困漭澄碧蘭芷羅生乎其間

竹松駢列於其側羅綺爭春而妖冶歌鐘入夜而嘈雜韋白躭於吟玩皮陸侈於酧答追宋迄元更為治所雙蓮四照池光春雨歲時觀遊麗無踰者而何至於是耶蓋自元政隳窳羣雄鷙白駒鹺酋乘閒竊據挾嘉湖杭以自雄擢黃蔡葉而為輔臧稷下之文儒忽太湖之飛渡煬戀迷樓卓矜郿隖倏天兵四面以重圍金陵百雉而莫固技殫九攻倉皇一炬歷代繁華可憐焦土遂使燕巢再燬麛鹿重遊蝎南國之脂膏坐受其困潄東溟之

雜草蒙𣣻叢葛幡幡菲兮散兮欝欝連連鳴雉于飛竹樹蓊蕃烏燕黃雀羣飛翽翽疾風揚塵決𥉉蔽天四望鬱兮愴可憐也念彼壯夫亦可嘆也繁華狼籍不可還也失任滅智嗟何怨也百歲之後又誰為寃也

吳郡圖經續記序　　朱長文

方志之學先儒所重故朱贛風俗之條顧野王輿地之記賈躭十道之録稱於前史盖聖賢不出戶知天下𥘉居是邦而可懵於古今哉按唐六典職方氏掌天下之

地圖凡地圖命郡府三年一造與版籍偕上省聖朝因
之有閏年之制蓋城邑有遷改政事有損益戸口有登
降不可以不察也吳爲古郡其圖志相傳固久自大中
祥符中詔修圖經毎州命官編輯而上其詳畧蓋繫乎
其人而諸公刋修者立類例据所録而删撮之也夫舉
天下之經而修定之其文不得不簡故陳迹異聞難于
具載由祥符至今踰七十年矣其間近事未有紀述也
元豐初朝請大夫臨淄晏公出守是邦公乃故相國元

獻公之子好古博學世濟其美嘗顧敝廬語長文曰吳中遺事與古今文章湮落不收今欲綴輯而吾所善練定以為惟吾子能為之也長文自念屏跡陋巷未嘗出庭戶於求訪為艱而練君道晏公意屢見趣勉於是參攷載籍探摭舊聞作圖經續記三卷凡圖經已備者不録素所未知則缺如也會晏公罷郡乃藏於家今太守朝議大夫武寧章公治郡三年以政最被命再任比因臨長文所居謂曰聞子嘗為圖經續記矣予願觀焉於

是稍加潤飾繕寫以獻賓諸郡府用備咨閱固可以質凝滯根利病資議論不為虚語也方聖上睿謨神烈聲教光被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廣地開境增為郡縣儻或申命方州更定圖籍則此書庶幾有取也事有缺畧猶當刊補其古今文章别為吳公總集云元豐七年九月十五日州民前許州司户叅軍朱長文上

書吳郡圖經續記後　　常安民

昔揚子雲嘗有言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

予嘗患之今記述類多博收泛採譬如廣壥大肆百物羣品雜然陳立於前而無所別異此記述者之公患也辭曹朱伯原少以文學第進士退居吳郡博覽載籍多所見聞因為圖經續記以補鈌遺觀其論戶口則繼之以教陳風俗則終之以節至於辯幻玉之悲正語見之妄紀譚生之譏其議論深切著明皆要之禮義與夫守牧之賢人物之美事為之善凡前言往行有足稱者莫不褒嘉嘆異重復演說信乎所謂君子於言無所苟者

予每至伯原隱居愛其林圃臺沼逍遥自樂及得斯記觀之然後又愛其趣識志尚洒然有異于人使逢辰彙征則其所攄發豈易量哉惜其遺逸沉晦而獨見於斯記故為書其後以身待知伯原者元祐元年四月十五日臨卬常安民書

圖經續記後序

林虙

余家自伯父皇考洎諸父奉王大母大母來居於蘇著籍此州者五十年矣今帶城橋儒學坊為吾家膀也橫

山之寶華華山之博士塢吾家二毋之所葬也余雖少長於蘇而山川城邑津梁園觀往往未知其所由來嘗以問樂圃先生先生出所為圖經續記以示我曰此一覽盡之矣退而觀之千數百載之廢興千數百里之風土燦然如指諸掌嗚呼何其備哉先生之書三卷若干條而所包括者古今圖籍不可勝數雖浮圖方士之書小說里諺之言可以証古而傳久者亦畢取而並録先生豈欲矜淹博而耀華藻哉舉昔時牧守之賢冀來者

之相承也道前世人物之盛冀後生之自力也溝瀆條浚水之方倉庾記裕民之術論風俗之習尚夸戶口之蕃息遂及於教化禮樂之大備於是見先生之志素在於天下者也豈可徒以方域輿地之書視之哉先生未冠而擢第英聲振於士林不幸以末疾卧家不得建其志於斯民然而潛心古道篤於著述其所撰次成帙如是書者非一竊嘗探測其淵源而妄論其規制以謂黃鍾大呂不足以比其清陽阿激楚不足以方其妙齊紈

蜀錦不足以埒其華崑玉南金不足以麗其美長江巨河不足以況其遠輕車駿馬不足以侔其逸意者左丘非失明國語不成虞卿非窮困春秋不作一何發揮之妍麗也不然天將激先生以鳴斯文是以固阨之耶雖然先生之疾損矣無害其可以亨舉于天衢也昔者劉向非大發天禄石渠之藏不能盡論分野之風物貫䀏非博詢遐陬絕域之衆不能悉知華夷之道里先生之才不歉於二子特處非其所而已與其陳四境之形勝

孰若使志四海之封畛與其論千里之事物孰若使綜萬方之利害況史觀經始品藻才難當筆削之任者非先生而誰可哉伏讀終篇感先生之未遇輒書卷末庶幾萬一有儆於朝廷今日當為官而擇人者元祐七年十二月朔大雲編户林虙序

圖經續記後序　　　　祝安上

秘書省正字樞密院編修朱公伯原嘗為前太守晏公作吳郡圖經續記三卷既成而晏公罷去遂藏於家其

後太守章公雖求其本以寘郡府而見之者尚鮮也元符改元安上以不才濫綰倅符到郡之後周覽城邑顧瞻山川竊欲究古今興替盛衰之迹而舊經事簡文緐考證多鈌方欲博訪舊聞稍加增綴而得此書於公之子耜讀之終卷惜其可傳而未傳也於是不敢自秘偶以承乏郡事俾鏤板於公庫以示久遠若乃著述之本意則詳於自序而攄辭之博贍指意之深遠則又詳於常林二君之後序矣玆不重見姑誌其刻鏤之歲月云

越明年歲在庚辰八月望日朝請郎通判蘇州權管軍州事祝安上書

圖經續記後序

孫佑

自庚辰八月權州祝君鏤板題跋之後距今紹興甲寅實三十五年佑被命假守時兵燹之餘圖籍散亡秉筆凝滯觸事面墻每賢士大夫相過必以諮訪未幾前湖州通判陳能千自青龍泛舟携此書相訪開卷欣躍因授學官孫衛補葺校勘復為成書以傳異日職方氏纘

新中興新書當亦有取於斯則樂圃先生之志不泯矣
紹興四年六月初十日漣水孫佑書

蘇州府志序　　宋濂

吳在周末爲江南小國秦屬會稽郡及漢中世人物財
賦爲東南最盛歷唐越宋以至於今遂稱天下大郡然
其因革盛衰之際紀載於簡册者自吳越春秋越絶書
以下若晉張勃顧夷隋虞世基唐陸廣微等所述及元
和郡縣志寰宇記各有所明迨宋之時羅處約有圖經

可棄者附焉前為畫圖以著疆域之異同後有集文以
備古今之制作總之為五十卷於是數百里之内二千
載之間其事可按書而得矣洪武十一年知府廬陵李
侯亨嘉是書之有繫於政也將命工刻板以傳丁内艱
去已而高郵湯侯德來繼其職遂督成之態用薦者出
由工部照磨為中書舍人以予有同朝之好請叙其首
古者列國皆有史官下至州閭莫不有之然不過記言
書事而已及漢司馬遷班固創為序記傳志年表之法

由是四海之内無復遺事信史氏之善者也後世郡得專社稷山川之祭遂有政令教化之施儼如古諸侯之國固不宜無所紀述而况於吳嘗為封國非他郡之比者哉歷漢至今雖間有所作而無完文以考其事物之全誠政之缺者也熊獨毅然以筆削為已任效史漢之法損益舊典為一郡成書豈非好古之士乎李湯二侯能知所重而圖其傳亦可謂達於政體者矣後之人覽此書治身居官取前人之成憲以為法將見道德興而

習俗美句吳之區與鄒魯無異矣則是書之為教不亦
大哉予喜熊能急於世俗之所緩篤於好古也為序其
槩俾刻傳焉洪武十二年四月既望前翰林承旨嘉議
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金華宋濂序

姑蘇郡邑志序　　　　劉昌

鄱陽郎侯守姑蘇之再明年予歸自嶺南適中書舍人
李應禎貞伯陽武訓導陳頎永之皆以告家居以嘗有
斯文之契也相與理姑蘇遺跡而及於禮文典則之事

侯曰吳自泰伯以禮讓立國至言游北學於孔子而仁義道德之說益推達而充周其後若嚴助朱買臣之詞華陸澄陸元朗之博浹范仲淹父子之忠賢尹焞魏了翁之學道他如高人逸士則有張翰陸龜蒙皆出于斯郡而望於天下者文獻之實有徵不誣今既千有餘年出為等倫之魁列為法從之賢而爵為儒宗者且若山立水湧前者導而後者繼也不亦盛哉當時領節鎮如李栖筠如李德裕典郡邑如鄧攸如韋應物如白居易

俗以至城池廨宇井邑第宅前賢遺跡下至佛老之廬皆類次族分使四境之内可按籍而知而一代之文獻不至無徵焉如斯而已者也姑蘇為東南大郡其風土亦已畧見於禹貢周職方爾雅諸書其後如子貢之越絕書趙曄之春秋張勃之録陸廣微之記羅處約朱長文之圖經龔明之輩紀聞紀事則備矣彚而成書則有范成大盧熊二志由今而觀范志該而整盧志詳而贍其間亦不能無異同焉況國家百三十年人物文章制

度因革損益尚皆缺焉識者病之成化間鄱陽邱侯霽守蘇則有志修述時則有若劉叅政昌李中舍應禎陳訓導頎各應聘修纂會邱罷去事遂已弘治中河南史侯簡曹侯鳳又皆繼為之時則有若張僉事習都進士穆而裁决於吳文定公寛久之二侯相繼去文定公不禄書竟不就然文定之惓惓是書也雖病在告未嘗釋手淡墨細書積滿箱案今廣東林侯世遠由近侍來守才優政舉化行訟息積獘盡剗文書聿興一日抱文定

遺稿屬予曰敢以溷子矣予謝非其人且郡多文士有
楊儀部循吉輩在焉盍以屬諸而儀部固辭予以侯之
美意文定苦心使缺焉泯沒則予誠若有罪焉者乃延
聘文學得同志者七人相與討論合范盧二志參以諸
家稗以近事閱八月成得六十卷以復於侯發凡舉例
一依文定之舊蒐遺闡隱芟繁訂譌則諸君子之功居
多予何能焉其亦會其要而折其衷者也獨念是志之
續歷三十餘年更六七郡守而卒成於侯予乃適值其

守林公且至啟乃凴几而見客公至曰某將有事於郡志已得請於少宰王先生及延諸彥某某輩僉謂不可無君君固疾也不可辭況館所與君鄰牀設具存亦可調攝君不可以疾辭既去啟竊念之蘇志之修屢矣景泰間前守隴西汪公嘗有意焉而淵孝先君實董其事後不果成成化間鄱陽邱公復舉之時先君且老復與校讐將成亦廢遺稿有一二存者矧林公之辭也懇遂携枕席藥餌赴之至則少宰首出吳文定公之稿中間

改竄更定皆出手筆觀之有不忍置者嗚呼文定哉又取劉李陳三公稿會萃之與范盧二志相較對立例舉凡分類定秩周旋筆研者踰月病復作乃歸凡五閱月矣一日林公復至曰志已成請君序其後啟驚起曰是何速也又二月少宰赴召且行持稿授啟曰煩君次第之或尚有缺當為足成耳啟曰諾遂與原事諸君編次入梓云林公字思紹文章政事競美無二而一時僚佐皆雅尚文事故舉此不難於前耳正德元年四月朔奉

議大夫福建等處提刑按察司僉事致仕前南京山西道監察御史杜啟序

蘇郡志洪武十二年郡人盧熊所撰共五十卷郡守高郵湯侯德嘗刻之名蘇州志正德元年廣東林侯世遠請守溪相國王公鏊修之共六十卷名姑蘇志刻於府庫嘉靖十八年四月府庫被災板燬二十年順慶王侯廷復刻之一依舊本特增歲貢一表專為翰林待詔文徵明也

崑山縣志序　　方鵬

國朝修崑志者三人季志遠矣蔣不足徵也惟顧為近之而大畧為補其所遺續其所不及以成一邑之完書此其時乎顧予非其人耳前令楊侯仁甫不知予之非其人也而專委之編次垂成而侯適以召去今侍御王侯子正繼至請於郡守肅齋王公刻而傳焉將使吏茲土者得有所考以行其政是故按城社則思守焉覈民數則思養焉訪習俗則思教焉修貢賦則思敬焉稽祀

典則思正焉前乎吏茲土者善必特書之則思齊焉或不書則思懼焉此二侯之深意也抑吾邑民生物產與他邑等耳惟人才之盛則實倍之故於是獨詳焉將使承肩緒者起象賢之心共閭井者奮向往之志鉅公碩儒接蹟而出以增茲邑之重斯其上也其次一命之榮一藝之善亦得以廁名其間則夫人亦當感發而興起以求自異於齊民而後已也豈可生無益死無聞而負此文獻之地哉此則操筆者之微意也鵬也抱痾衡門

舊學荒落深懼采擇不精紀載不備勸懲無法以孤盛舉然秉公持正之心則不敢不自盡矣以此獲罪吾知不免焉而亦不敢辭也是役也楊侯倡之王侯成之皆能以文飾吏者而揭三尹夔梁文學介亦與有勞焉法得附書皇明嘉靖十七年歲次戊戌夏四月吉旦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修撰經筵講官編纂御札同修會典前山西按察司副使奉敕提督學政致仕邑後學方鵬序

常熟縣志序

李傑

姑蘇為南都輔郡而常熟其屬邑也倚虞山以為城環江海以為池實東吳要害之地其土膏腴其田平衍其物產殷盛若粳秫布枲魚鹽蔬果水陸之珍奇所以供國賦而給民用者充然有餘而不資外助自闔閭夫差雄據一方虎視諸夏而俗尚豪侈自泰伯子游禮讓風行文學化洽而人才彙出是固江南名區非特為一郡六邑之冠而已惜前志毀於宋紹興兵燹自吳通上國

以來二千餘年故實漫無紀載良可慨也慶元間縣令
孫應時始一修之元至正間知州盧鎮又復修之然文
獻無徵遺佚不少若人物一類自漢迄唐寂寥無聞他
可知已弘治丙辰慈谿楊侯來尹茲邑莅政之初百廢
具舉以邑志久不修輯廢無甚焉者乃旁搜典記近取
見聞詢遺老以正舛訛委文士以司考校於是山經水
志之所述陳庋收篋之所藏殘碑斷簡之所寓幾無良
留矣編次既成謂予為邑人宜有言以志顛末夫三代

盛時九州山川記於禹貢天下圖籍掌於職方後世因之而郡國有書寰宇有志坤元有録風土有記皆所以存古證今以為考求治具損益事宜之張本其於從政者不為無助而乃困於薄書期會之繁顧視此為不急之務宜吾邑廢典必有待於通才卓識如楊侯者而後成也侯名子器字名父成化丁未進士歷任崑山高平二縣皆有異政茲以當道論薦更任常熟其嚮用未易量也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讀學

士經筵講官兼東宮講讀官同修國史會典副總裁前
南京國子祭酒邑人李傑序

重修嘉定縣志序

龔弘

按創縣宋寧宗十年至元順帝至元六年歷一百四十七年邑人秦輔之始作練川志逮今又一百八十一年更無續之者國朝洪武十一年戊午詔天下郡縣纂修志書永樂戊戌景泰甲戌嘗遣使督成之天順間命官巡行采輯始萃成志吾邑訖無應詔之人於茲老者失

傳則少者無聞致上下三百餘年之事日淪没矣後有
慕古君子奮起例以老者失傳之罪罪之在余惡得而
辭焉乃上稽下察元以前踵秦本入國朝其體要一遵
大明一統志也積久成類將以待知遇者洛陽蔡侯淑
仁以名進士令斯邑一日謂予曰顧安得志之詳乎余
出稿請校之俾余為序夫地里有志昉於禹貢周職方
然特紀其大至秦郡縣天下歷代相沿始各為志美惡
並收以昭勸戒世之有事於此者不曰續曰修輒任作

利曰民兵曰催科據今徵昔造有成績若典史安志高
從事於侯無怠由是聞監司達郡國邑清事罕政教一
丕變矣噫余修久闕之典誠有待今日侯爲允躬實蹈
之書侯取而刻之又有待後之官師土著之人起而並
諸已矣二者之論君子必有取焉豈曰空言皷倖者哉
述遠續志者盍於是求之嘉靖四年九月重陽日賜進
士出身榮禄大夫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勑總督三
省黄河水患兼理通州直抵揚州一帶漕河工部尚書

致仕進階一品玉帶邑人龔弘書

重修嘉定縣志後序　　蔡復元

自志書作而地理可考降至我朝大明一統志則省郡州縣之建置備載之矣然各自有志也嘉定昔未有志至邑人秦輔之始修之而未成逮至正德已巳吳郡都穆修焉年餘乃成惜其類郡志也約而未詳先是蒲川龔老先生為嘉定先達歷階尚書居官清苦鄉行表正留心志書幾三十餘年未嘗對人言者予來茲土已二

載政暇因思志大畧乃請敎於先生先生曰志已成矣為之奈何予曰志也者一方之大典也惟先生其裁之先生曰諾吾有志焉而未遂也將有待焉吾老矣吾留心於志也久矣雖歷官數載政暇輒提筆潛修博收野史徧考典籍可入者入之可去者去之稿已粗成未及校正惟不吝取以覽焉予再拜領去坐靜室觀其條理詳察去取精當真史筆也三四讀不欲釋手遂告於先生請命工鋟諸梓以彰厥志使知所以復修之意云嘉

靖乙酉歲孟冬月知嘉定縣事洛陽蔡復元序

太倉州新志序　祝允明

慎哉劉侯之作其州之史也其古之遺教乎書與春秋之志也都氏之筆亦有以成其志焉舜肇州封山濬川禹敷土作貢貢田賦盤庚治亳周人宅洛政之大倫也右史紀其績仲尼述以垂訓又筆削會紀城社山川宫廟門觀臺榭廐囿軍戎稅甲之間粲然矣而特加意於人才務褒善斥惡二典者立功與言之法程也今之從

政君子自孔氏者類知所範模善矣其或未盡者謅其政詡其言言卑若貨劵高若鳳鸞不知慎也故君子難之劉侯之為政與言也覽斯策志可睹矣侯越人也字允卿以進士來三年政成而史都君名穆字玄敬仕太僕少卿吳人也始州未建陸大參容作太倉志陳丞仲作事蹟其他散在崑山常熟嘉定三邑書李君端初守州即屬桑悴悅為志今書蓋總諸策而登黜之王生梁實贊焉其旨主簡核故寡要而可觀書成都且病草不

天文地理人事之紀肇自往昔迄於今茲域於方隅而可信諸永久者不啻備矣乃作而言曰甚盛幸哉吾州文獻之有徵也古者紀事之官莫詳於周葢自王朝以達里閭莫不有之君之言動民之臧否法得備書是故上有道揆下知法守治功之盛鮮不由茲自秦罷侯置守而史官盡廢漢唐以降雖王朝太史牽於避忌有所紀載率都失實而況郡邑乎郡邑之史既廢而又無志以昭文獻則凡可以彰往而察來信今而傳後者掃地

盡矣今自皇朝以達郡莫不假志以寓史志存而史之末緒猶有稽焉君子所以慎之也夫崇文則掩實貴簡則昧詳偏好則侈譽偏惡則誣毀有一於斯志寧無作而況考或弗精知或弗審偽或亂真疑或間信則斯志也乃所以深病夫文獻者也而君子奚取焉太倉有志肇自弘治丁巳迄今纔五十年守更十九貳倅五十七掾幕十一而志且三易矣初志出於桑柳州再志出於都太僕皆名流鉅筆非無足證以今考之數者之敝其

有與無將不可知抑其歲月彌久事緒日增失今不載
後將無考此新志之所以作也夫風則有自微必達顯
遠者近之推也大者小之積也國家惟不作史作則必
徵諸部院諸司部院諸司必徵諸監司列郡監司列郡
必徵諸方州下邑故州邑之志國史之楨榦也其可忽
歟兹新志所述為卷者十為類二十有四益以圖考存
其舊序體則備矣昭遠闡幽闕疑傳信核而有文詳而
不贅法則嚴矣且於辨川原釐賦役謹兵防表風節數

事尤惓惓三致意焉宛然史氏家法也夫假志以寓史
謹之一方達之天下政若有經家若有乘後有述者於
兹考焉因文以稽實探賾而鉤深可以昭勸戒可以示
範則豈惟海隅文獻永永有徵他日觀風問俗之使執
而憑之固正史實録之所待而有者也夫豈無因強作
得已而不已者哉是舉也貳守君自刑部尚書郎左馮
入婁得請於兵備憲使新喻敖公開局延賓引繩發墨
已有定緒矣而州守姚江周侯修覲典畢復任周旋其

間懇惻篤至未幾以憂去貳守君竟圖厥終任筆削之
責者春坊司直張君衆考分述則州庠文學陸氏伯仲
也司直君以太史矩矱施諸里志敬慎周詳罔或出入
陸氏文學則皆世廸文軌積久未試其所稱述咸彬彬
可憑君子於此葢可以觀衆美矣守曰士佐貳守曰鳳
岐司直曰寅文學曰之箕之裘惟時州倅閻君儀金君
江州幕王君德符樂志之成咸知翊贊是宜備書以昭
來許嘉靖戊申春三月朔旦賜進士出身亞中大夫福

建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叅政奉勅提督糧儲州人王
積撰

太倉州志後序　張寅

序太倉新志有若虛齋王大叅若思質王侍御曁我州
貳守仰峯先生言之美斯溢矣則寅豈敢然有不能已
於言者乃復之曰嗚呼志豈易爲哉亦豈偶然哉寅自
丁亥歲謝政歸前守見湖萬公委以志事交議闢局未
閱月見湖改任去遂已嗣是弗克舉者又數歲仰峯先

生以刑部尚書郎出貳吾州政多暇豫式於文獻是究
是圖州志刻行有如桑柳州都太僕所為者桑務才華
不假遺事都值危病或託他手寥寥簡編括其梗概觀
者少之惟龔氏太倉考為近而未梓故前所不載後所
未修者奚啻數倍仰峯先生因屬寅重輯之周守鳳南
先生入覲歸謀益協兼得陸氏伯仲文學之士乃彙集
崑嘉常三縣宣德成化間志本及搜閱典籍摹搨諸廟
宇金石之文訪之故老參之羣議期月而書成為卷十

目廿有七附廿有五簡袠重大釐為四冊冊凡百餘幅視曩者加十之七猶懼未悉也夫周禮職方氏與小史外史所掌以周知廣輪之度而民物政治得有所稽故郡邑之有志猶國之有史固也然郡所志國史不得而什一焉州縣所志郡志不得而什一焉國史舉其要郡次之州縣該其博不然則脫漏淪沒以胥於澌滅也可勝歎哉太倉當天下海道之衝如運餉以足國通番以威遠而朝廷東南憂顧迄無寧歲豈他郡邑比耶此實等

仰承作者之意必使事無遺跡物無遺軌人無遺善官無遺政耳無遺聞目無遺見光前信後以俟司國史者采擇於兹焉是故紀載之詳戒畧也分類之嚴戒紊也去取之公戒偏也貴勢不怵親暱不比疎遠不忘議論不惑愛憎不任戒私且小也然豈敢執一已之見哉要諸人心之同然者而已矣振一方之墜典使文獻足徵鳳南仰峰二公之功於是為大維倅暨幕則閻君儀金君江王君德符咸與聞之嘉靖戊申二月望賜進士第

右春坊右司直兼翰林院國史檢討致仕州人張寅撰

重修崇明縣志序　張慶

邑之有志凡諸事物皆載焉官於是者不可以不知蓋其山川之險易物產之豐約貢賦之多寡與夫戶口登耗人材顯微風俗美惡莫不備焉覽之則可以為治昔李吉甫居相甚重此也崇明縣主簿臨海陳公知乎此而每有心於纂輯焉一日謀之大尹張公貳守祝公曰舊志殘缺文獻復不足徵苟不修以續之則前元至於

今僅百年之典故何所考稽甚非為政之存心也乃於正統甲子夏致書幣延請舊知前教諭琴川季仲怡來治其事仍命西洲儒士施克賓等搜訪事實付之裁之書成縣大夫慮後湮沒遂捐資俸命工鋟梓以傳悠久而克賓等屬予題識於首予惟國史係天下之廣所言在乎約圖經具一邑之事所載尚其詳今閱是志詳而不汎簡而不陋實而不謬深得乎紀述之體異日聖朝纂修大一統之志固不能外此而他求也吁璆琳琅玕珊

瑚木難人皆知其為寶然產於山海之幽深孰得而盡觀焉有能聚之於府庫則一啟戶皆可類别而名辨乃知觀者非難而聚者之功為難也吾於是見縣大夫慮事之深文士採摭之勤而季公編輯之勞悉不可泯其跡也故為之書崇明縣儒學教諭樂清張慶序

又序　　陳梗

崇明舊志一帙編簡殘缺不足以觀予與大尹張君叔孚貳守祝君以道商論其地桑滄屢變與他郡邑不同

欲重編摩之操觚染翰之才於是相與邀請海虞季仲
怡先生下席於兹命儒士施克賓等采訪事蹟增新芟
舊期月而書成凡一十卷卷各有條辭達而不冗事詳
而有據俾後之君子與夫宦遊於此者欲知風俗沿革
土産景物名宦人物一覽而盡得之亦可謂永久不刊
之美事也然而季先生修輯叅訂之勞施克賓等采訪
助資鋟梓之勤𣅜可嘉焉於是乎書正統九年甲子孟
秋縣主簿天台陳梗用直書

又序　　李篪

圖經為外史之屬記其郡邑沿革山川勝槩人物出處與夫土産貢賦之類所係實重不可不作也然歲月推遷世異事殊不繼輯之則無以紹前躅而詒將來益又不可以曠缺也崇明處大海中四繞鯨波傾圮湧漲地無一定視之他境其跡易於成廢不加纂述亦何由考索而知其然縣大尹金華張侯叔孚判簿天台陳侯用直聽政之餘檢閱前志病其事緒缺畧易運以來荒昧

莫稽以箎嘗遊其地知其風土一二乃走書幣延致而
編之箎名沾一介才乏三長安敢與其翫翰以是辭之
不獲爰因西洲士人施克賔等所采事蹟衆之李良玉
所藏官修志稿据以朱禎朱曙舊編芟之摭之臚分彚
聚上續至正甲午以迄於今九十年之遺逸凡為數卷
旁搜博訪爰實而書思所以昭信悠遠不敢用私其意
妄為損益稿成二侯將謀鋟梓俾叙於端嗚呼地輿遼
濶事類紛紜坐環堵而綜覈所聞寧免漏遺之誚博雅

君子能足其所不及則與人為善之美抑何偉哉正統九年甲子六月望前山東曹縣儒學教諭海虞季篪仲怡書於崇庠寓舍

吳江縣志序

莫旦

昔大明一統志之纂也朝廷先期遣使采天下事實吳江縣奉文集耆儒開局於聖壽寺時旦與今致仕何訓導昇俱為邑庠生為掌教陳先生賔所命往總其事稿成上郡郡又類總進於朝時丙戌也後旦二人私相與

議曰奉文纂修者乃天下之書其法當畧至其一邑之中亦自有書其紀宜詳令畧者就緒而詳者可遂已乎況吳江爲南畿重地迭爲州縣餘五百年而志書未聞有板行者其疆城山川風俗人才户口田賦學校科名牧守政治與夫城池坊市官宇橋梁及詩文著述之類忍使其日就泯滅乎泯滅無聞後人興慨非吾輩責乎何君曰然於是訪得舊圖經一册記載皆國朝以前事而簡畧無文旣又得洪武戊午與永樂戊戌奉文纂修

者凡二册而傳寫舛訛視前益畧然亦為之喜曰得此
三者書不患其不成也未幾何君以舉業不暇辭去旦
獨不渝初志謬加筆削合而成書凡十卷時嘉禾士人
懷悅見之遂為捐資鋟梓以傳焉天順丁丑也已而嚴
君在任所聞之以書來曰古人著書多在暮年如孔子
年六十餘方定六經汝為此書何遽刊行之驟也旦始
悔之遂傳其板成化乙酉忝科名待次數年因暇再加
編輯重立例目參以郡志諸書與凡殘碑斷碣無不搜

剔遺編故紙無不檢閲鮐背兒齒無不訪問手錄心思至忘寢食於是聞者致譏見者竊笑以為迂謬旦亦自笑其愚者屢矣日積月累總成二十二卷比前加詳會提學陳御史選行文立鄉賢祠時王尹廸詢謀於衆得前輩之學行卓異者十五人為之立祠且以入志方欲梓行而王以陞任不果繼為邵守齋取以叅修郡志未成而邵去官稿亦隨失丙申忝教新昌重錄成書而馮尹衡行文闗取銳意欲刋馮亦以事去官又不果乙巳

以內艱解官而還女壻趙員外寛書來且曰吾邑新尹
孫侯顯陜之華州人早歳登科有治材其來志書之獲
遇也必也幸留意焉且因綴拾舊稿益以新聞新見再
纂成書已而侯至即捐俸梓行而邑人好義者咸樂相
焉謂旦宜有序因竊笑曰嗟乎天下之事為不為者人
也而遇不遇者時也雖曰遇之有時然亦不貴於成之
之速焉始旦之為是書也少年氣鋭每有不遇時之歎
屢起屢仆轉三十五年始有遇於吾侯使呉江千百年

之事一旦顯然傳之不朽夫豈偶然者哉寬可謂知人
而侯可謂達於政體者矣然則前日之所以不遇者葢
天使有待於今日也不然安得若是之粗備哉至此而
嚴君昔日之言方驗然遇則遇矣竊念德不加修學無
寸進安知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續而筆之尚有望
於後之君子弘治元年戊申春正月望莫旦序

吳邑志序　　　　　　　楊循吉

邑視古比諸侯邦邦必有史志史類也所以識也今志

之作其多不可勝計而工者鮮若夫吾吳則以泰伯舊壤創邑於秦葢雄峙以表者幾二千年宜得專書審矣然迄未有述焉不其闕歟明天子法乾中興文教誕敷海内向風於是七年知邑事濮陽蘇君祐祇弘德化旁及此書乃介判簿張君即愚謀之愚辭不敏者再又竊自念身邑産也既瞻顛矣曾無補於鄉人今幸從事而執筆焉豈非願也既啟局事且中止最後蘇君以守制去任又滯於刋刻爲分已慁周之然後克完厥惟艱哉

今書為十六卷凡八萬言詞義膚淺仍同俗手然於尊賢訂古亦無敢不竭焉乃若歲月始末不容以無書故又僭題首簡云爾時在嘉靖八年冬十一月長至日東吳支硎山人楊循吉薰沐謹序

蘇郡學志序

王鏊

國家學校之設徧於海隅而蘇學獨名天下於是吾友蔡君惟中始為之志惟中之言曰蘇學剏自宋景祐魏國文正范公割地為之而安定胡先生實為之師今去

之盛於四代雖未敢望於魯與蜀豈遽出其下哉而紀籍獨缺昂誠不佞少游於茲窮摉細勘得其顛末彙為四卷間以示予予益與君同游於學者也嘉其志之勤且郡之文獻有足徵者故為序之首惟繼是而司教者有若安定者人才之出有若文正者吾且老矣尚當嗣書之

長洲新學志序

吳世良

是録也世良暨蕭子文佐掇拾微言編次歲月既而越

海虞謁我雲川舒公於江陰公署公不以鄙無似曲加
筆削凡兩月成録世良再拜閲數四見中所藏載首沿
革次形勝次禮儀次祠宇次職官次科貢次碑刻次文
章典籍次田租廩餼刪繁以比事拾遺以補亡發凡例
以舉其綱遵條緒以疏其目作而言曰維宗工郢斲道以
經法法以紀事事以貫詞詞以宣意是故充類以廣義
即闡以擴知則道弘而淵法嚴而正詞藻而則意融而
該事詳而實是故會吉應奇天運章矣孕靈宅勝地勢

别矣述往法來張弛見矣惇典秩禮軌物備矣以類人
倫瑕瑜畢露勸戒寓矣以樹風聲顛末咸陳教養繫矣
以示愛敬尊親弗失王道明矣世良聞之異同之議酌
一存乎識興廢之機致健觀乎才盛衰之際挽數歸乎
理長洲學宮風土偏薄垂百餘年福寧殿宇壯麗兼玉
珂飛虹之勝理所當革興勢之易革其論倡自味翁顧
元老更熾於玉峯翁崦西翁衡山貞山寓山諸縉紳之
倡和馴至師弟子敦請圖遷要非朝夕第匪我公以理

定數而不泥以才決機而不揺以識酌議而不晉疇能
密籌於期月震發於崇朝膚功碩德與天無疆可仰而
不可及耶益天造地設必待人以成而禎祥兆於著龜
輿情協於夢卜信乎文明之象天啟我公真與巡撫松
泉夏公督學栽菴楊公篤勤造育虔需時利交懋精白
肆郡伯王公南岷相可則經協志丕績斡旋酧酢飭率
上下維力同守王君桂東通府包君白厓牛君松澗邊
君野石節推陳君梓梧與吳令張子道殫慮廣諏翰忠

晝度奔走服職効勞夙夜維敏用是大小迅激厥費與役不取諸有衆時未三月峻功落成自東吳歷有改作未見神速若茲役者也夫士自見於世貴久不忘古稱不忘有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言也者所以宣功敷德紀久傳信與日月而並遠者也夫志史之流也學未有志有志自茲學始人之言曰旌庸抑惰風采薄於匡劉組華傳依史學宗於遷固立忱尚方倡率偶於蘇湖圖永遏浮遺規想於嵩麓斥凡通變更化法於

仲舒集思拓猷成人祖於希文此固觀德漸敎天理人心之公論自不容掩固有不假於言而自後凡讐庸茲校能擴聖賢易簡之學以成久大德業足光國家而不失其為忠孝人才利賓連茹視向者有彬彬之盛者皆我公功德所及是固合理與才識而一以貫之真古所謂不忘者也下吏與諸屬其何能贊一詞因我公撝謙出於天性尚不自有其功德也遂僭識諸首用託餘潤於不朽耳是為序長洲縣知縣吳世良頓首拜書

志引

蕭文佐

夫志者識也識有所以垂遠俾可嘉也嘉靖歲辛丑長洲新遷學成我長洲令吳君世良暨文佐先後奉代巡雲川舒公督學裁菴楊公巡撫松泉夏公命纂修學志乃恪率諸生博采輿議視禹貢以發凡例本周禮以訂綱目而事以時備言以道彰首繪圖定規制也次沿革命建置也次形勝辨方域也次文廟示祖法也次釋奠釋菜備禮儀也次祠宇坊牌官廨勑紀度也次器物示

所重也次書籍示所教也次卧碑示所遵也次鄉飲鄉射示所習也次俸廩示所養也而人物科貢興矣文移載當時之行事文類集古今之典章題咏起於頌美附録兼乎衆善而志斯成焉可以垂不朽矣是作長洲新遷學志教諭萬安蕭文佐著

越絕書序

越絕復仇之書也子胥夫差以父之仇勾踐以身之仇而皆非其道焉夫君天也君有臣而君殺之尚可仇乎

故子胥鞭平王之墓為不義闔閭之死夫差使人謂己曰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不敢忘三年乃報越故夫椒之敗釋越而不誅為不孝會稽之棲苦心焦思嘗膽而食卒以滅吳不知越實得罪於吳而吳之赦己也故其却公孫雄之請為不仁春秋書子胥之事曰吳入郢狄吳而諱楚也於夫椒之戰則不書蓋不足乎書也於黃池之會書於越入吳狄越而咎吳也春秋之末復仇之事莫大於斯三者越絶實備之有國有家者可

以鑒觀焉

跋

丁黼

隋經籍志越絕紀十六卷崇文總目則十五卷注司馬遷史記者屢引以為據予紹熙壬子遊吳中得許氏本訛舛特甚嘉定壬申令餘杭又得陳正卿本乙亥官中都借本秘閣以三本互相參攷擇其通者從之乃粗可讀然猶未也念前所見者皆謄寫失真不板行則其傳不廣傳不廣則各私其所藏莫克是正遂刻之夔門以

俟來者庚辰七月望日東徐丁黼書

又跋　　汪綱

越絶書苦無善本近得於丁文伯以蜀中所刋者見示

叅考粗為可讀因刋置郡齋以補越中之缺云嘉定甲

申八月旦日新安汪綱書

又跋　　都穆

是書宋嘉定庚辰嘗刻於夔門後四年知紹興府汪綱

仲舉再以蜀本刻置郡齋歷世既遠皆不復見予家藏

舊錄本頗為完善吉水劉君以名進士來知吳縣謂是書之古而吳中罕傳遂割俸刻之君名恒字以貞觀此可以知其政矣正德己巳三月之望南京兵部主事吳人都穆記

吳越春秋序　　徐天祜

吳越古稱東南僻遠之邦然當其盛強往往抗衡上國黄池之會夫差欲尊天子自去其僭號稱子以告令諸侯及越既有吳句踐大盟四國以共輔王室要其志皆

歸於尊周其知所天矣孔子作春秋雖小國猶録而書之而況以世言則禹稷之裔以地言則會稽具區其川其浸周職方氏列為九州之首皆足以望於天下故記可鈌而不傳乎吴越春秋趙曄所著隋唐經籍志皆云十二卷今存者十卷殆非全書二志又云楊方撰吴越春秋削繁唐志作煩五卷皇甫遵撰吴越春秋傳十卷隋志鈌傳字此二書今人罕見獨曄書行於世曄傳在儒林中觀其所作乃不類漢文桉邯鄲李氏圖書十志目亦謂楊方

嘗刊削曄所為書至皇甫遵遂合二家考正為之傳註又按史記註有徐廣所引吳越春秋語而索隠以為今無此語者他如文選註引季子見遺金事吳地記載闔閭時夷亭事及水經注嘗載越事數條類皆援據吳越春秋今曄本咸無其文亦無所謂傳注豈楊方所已刊削而皇甫所未考正者耶曄書最先出東都時去古未甚遠曄又山陰人故綜述視他書所紀二國事為詳取節焉可也其言上稽天時下測物變明微推遠燎若蓍

蔡至於盛衰成敗之迹則彼已君臣反覆上下其論議種蠡諸大夫之謀迭用則伯子胥之諫一不聽則亡皆鑿鑿然可以勸戒萬世豈獨為是邦二千年故實哉粵書越舊嘗鋟梓歲久不復存汴梁劉侯來治越奬勵學校搜遺文修墜典乃輟義田廩羡財重刻於學不鄙謏聞屬以考訂且命序其石端夫越人宜知越之故則是舉也於所闕不為無補遂不得辭厥既判正疑訛過不自量復為之音註并考其與傳記同異者附見於下而

互存之惜其間文義猶有滯礙不可訓知不敢盡用臆見更定又無皇甫本可證姑從其舊以俟後之君子考焉俟名克昌世大其字云郡人前進士徐天祐受之序

重刊吳越春秋序

錢福

古者列國皆有史官以掌記時事若孔子因魯史以修春秋者是也吳越春秋乃作於東漢趙曄後世補亡之書耳大抵本國語史記而附以所傳聞者為之元徐天祐謂其去古未遠又越人宜知越之故視他書所記二

國事為詳得之矣天祐之所考註亦精當第謂其不類漢文者其字句間或似小說家觀儒林傳稱其所著復有所謂詩細者蔡邕讀而歎息以為長於論衡今論衡故在也鄙俚怪誕者不少則東漢末亦自有此文氣矣謂其非全書則吳越顛末亦備矣隋唐經籍志多二卷意者西施之至吳范蠡之去越矣若附會於讖緯夢卜之說則固當時所尚而左氏傳春秋亦多述焉不可盡謂其無據也其大旨誇越之多賢以矜其故都而所編

傳乃內吳而外越則又不可曉矣自科舉帖括之學興
而古書散佚無留意者雖好古博雅之士歷代傳志所
載亦或不能舉其顛末故有志於集古者皆在所取也
去年秋監察御史寧鄉袁公大倫奉命來按吳體正而
𧶽剔威加而惠流乃本古觀風之法訪吳之故於吳邑
侯任邱酈廷瑞侯素稱稽古尚文歷舉郡乘所載者以
對公問其所本始侯辭焉公乃手出是編授之侯讀之
曰命之矣古者使於其國仕於其邦不能舉其地之故

君子恥焉吾乃今知吳山川城郭之所名也吾乃今知封疆因革之所始也吾乃今知民情土俗之所由也吾不忍自私當重梓以行於吳人俾無忘本乃屬郡吏馮弋等録而刻之旣成走書屬予序葢侯第進士時以予為知己而袁公亦吾榜進士之傑也嗚呼孟軻氏稱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觀二國之興而僨僨而興斯昭昭矣驕畏之殊興亡所係忠讒之判禍福攸分可畏哉

乎竊怪夫大言無術自暇以怠人者曰大數已定無庸人力又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此英雄駕馭之言非臣子思患預防之策也禹益儆惕于三苗之師成康不忘乎戎兵之詰其見遠矣是書所載若胥之忠蠡之智種之謀包胥之論戰孫武之論兵越女之論劍陳音之論弩勾踐之畏天自苦臣吳之別辭伐吳之戒語五大夫之自效世亦胡可少哉所載孔子子貢事不可據要其謀亦在當時遊說之至高者也相傳越絕書為子貢撰

抑亦有所本云噫書稱軾怒鼃尚足以激士而况讀其書論其世能不少動於衷者其亦非夫也夫至於司職方掌外史地里所在必有所因而名附會以成其說者多不可辨驗然與其信乎今不若傳諸古與其徵諸遠不若考乎近是又今日鄜侯崇信此書之意而表公博古之功不可誣也因附予所欲言為序弘治十四年歲在辛酉夏五月朔旦賜進士及第翰林國史修撰儒林郎華亭錢福與謙序

吳都文粹續集卷一

乾隆御覽之寶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